

金瓶梅畫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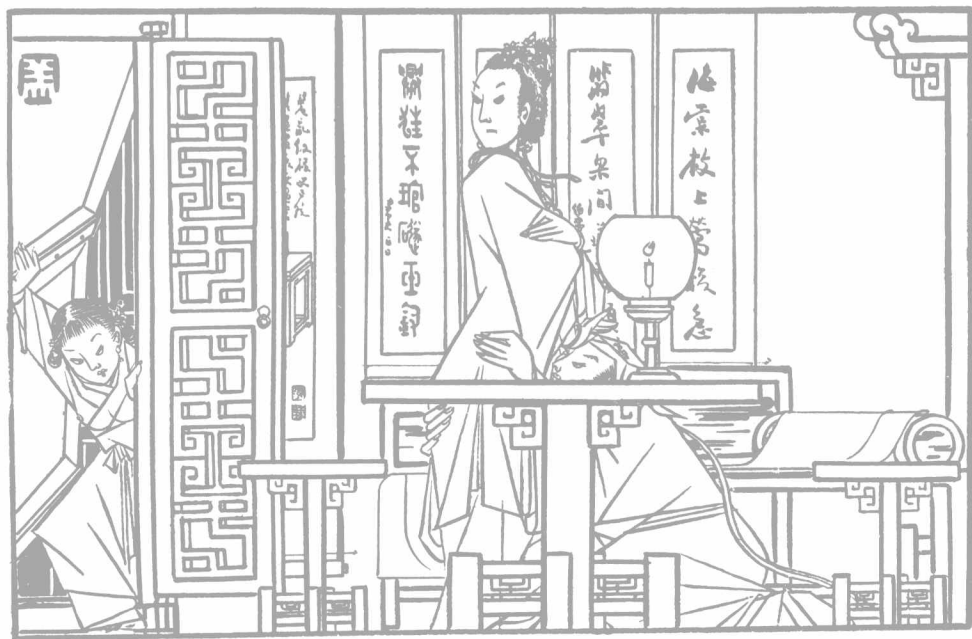
下

原著 蘭陵笑笑生
繪圖 曹涵美

曹涵美畫·第一奇書

金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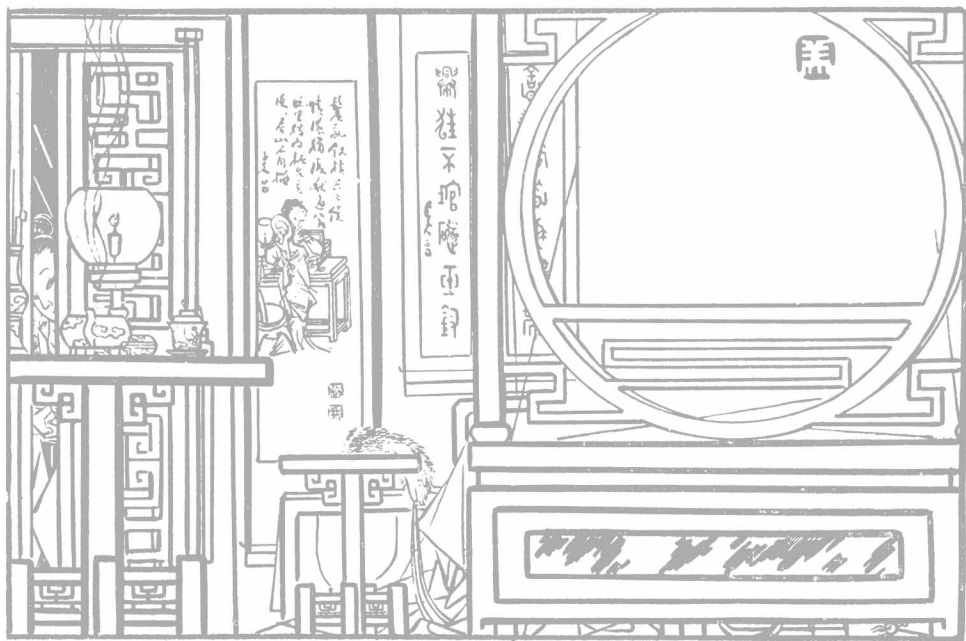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集



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！

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，燈前看見：他家常穿着大紅潞紬對衿襖兒；軟黃裙子；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，金滿池嬌分心，越顯出他：「粉粧玉琢銀盆臉；蟬鬢鴉鬟楚岫雲。」那西門慶如何不愛！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我西門慶一時昏昧，不聽你之良言，辜負你的好意，正是：『有眼不識荆山玉，拿着頑石一樣看；過後知君子，方纔識好人。』千萬饒恕我則個！」月娘道：「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！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，有甚良言勸你？隨我在這屋裏，自生自活，你休要理他；我這屋裏也難安放你！趁早與我出去，我不着丫頭攛掇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，大雪來家，遲來告訴你。月娘道：『惹氣不惹氣，休對我說！我不管你，望着管你的人去說。』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一面，就折跌腿，裝矮子，跪在地下，殺雞扯脖子，口裏：『姐姐長，姐姐短。』月娘看不上，說道：『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？我叫丫頭進來！一面叫小玉。』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，連忙立起來，無計支他出去，說道：『外邊下雪了！一張香桌兒，還不收進來？』小玉道：『香桌兒頭裏已收進來了。』月娘忍不住笑道：『沒羞的貨！丫頭跟前也調個謊兒。』小玉出去；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：『月娘道：『不看世人面上，一百年不理纔好！』說畢，方纔和他坐在一處；教玉簫來，捧茶與他吃。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，同遊伯爵到李家，如何噴瀾，告訴一遍；如今賭了誓：再不踏院門了！』月娘道：『你瞞不瞞，不在於我！你拿得金白銀包着他，你不去，可知他另接了別的漢子；養漢老婆的營生，你拴住他身，拴不住他心！你長拿封皮封着他怎的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你說的是！』

意恰尙忘垂綉帶，興狂不管墜玉釵，



「并刀如水，吳鹽勝雪，纖手破新橙；錦
幄初溫，獸煙不斷，相對坐調笙。低聲問
向誰行宿？城上已三更！馬滑霜濃，不如
休去！直自少人行。」——右調：少年遊——
於是打發丫鬟出去，脫衣上床，要與月娘
求歡。月娘道：教你上炕，就撈食兒吃！
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够了；要思想別的
事，却不能够。……是夜兩人雨意雲情，
並頭交頸於帳內，正是：「意恰尙忘垂綉
帶；興狂不管墜玉釵。」有詩爲證：「鬟
亂釵橫興已饒，情濃猶復厭通宵；晚來獨
向粧台立，淡淡春山不用描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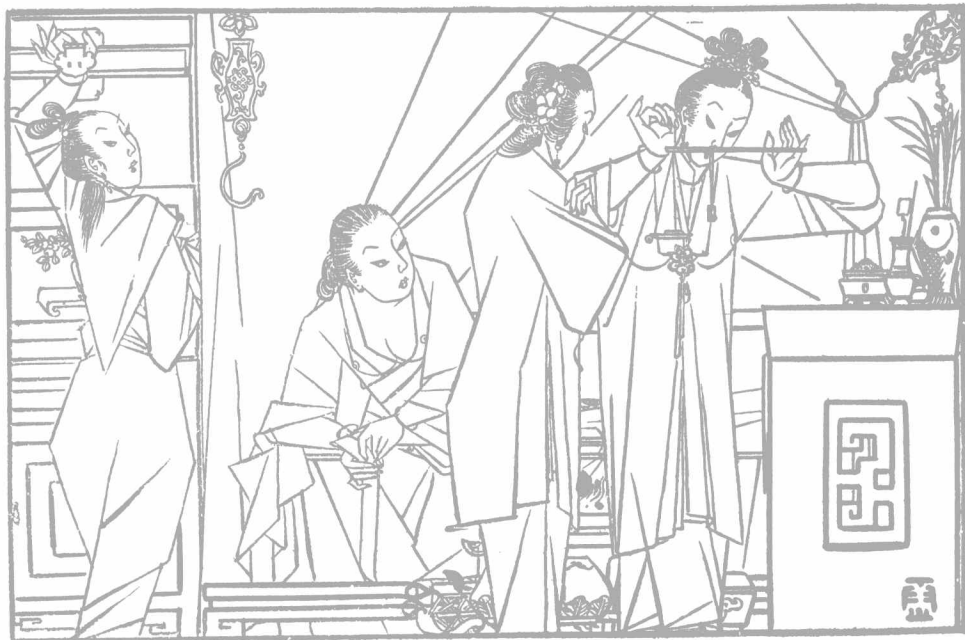
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：碎死了！

當夜夫妻交歡不提。却表次日大清早晨，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，未曾進門，先叫道：六丫頭起來不會？春梅道：俺娘纔起來梳頭哩！三娘進屋裏坐。玉樓進來，只見金蓮正在粧臺前，整掠香雲。因說道：我有樁事兒來告訴你！你知道不知？金蓮道：我在这背哈喇子，誰曉的！因問：端的甚麼事？玉樓道：他爹昨日二更來家，走到上房裏，和吳家的好了！在他房裏歇了一夜。金蓮道：俺們何等勸着！他說：一百年，二百年。又怎的平白浪着？自家又好了！又沒人勸他。玉樓道：今早我纔知道！俺大丫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：昨日他爹和應二在院裏李桂兒家吃酒，看出淫婦的甚麼破綻，把淫婦門窗戶壁都打了；大雪裏着惱來家，進儀門，看見上房燒夜香，想必聽見些甚麼話兒，兩個纔到一搭哩！丫頭學說：兩個說了一夜話。說：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；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：碎死了！相他這等，就沒的話說；若是別人，又不知怎的說浪？金蓮接說道：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，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？一個燒夜香，只該默默禱祝！誰家一徑倡揚，使漢子知道了？又沒人勸，自家暗裏又和漢子好了！硬到底纔好！乾淨假撇清。玉樓道：也不是假撇清！他有心也要和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！他說：他是大老婆不下氣！倒教俺們做分上？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：敢說你兩口子話差，也虧俺們說和。如今你我休教他買了乖兒去！你快梳了頭，和李瓶兒說去：咱兩個，每人出五錢銀子；教李瓶兒拿出一兩來，原爲他的事起。今日安排一席酒，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；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，耍戲一日，有何不可？金蓮道：你說的是！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？玉樓道：大雪裏有甚勾當？我來時，兩口子還不見動靜；上房門兒纔開，小玉拿水進去了。

就掀開被，見他一身白肉。



這金蓮慌忙梳頭畢，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。李瓶兒還睡着在牀上，迎春說：三娘，五娘來了！玉樓，金蓮進來說道：李大姐好自在！這咱時還睡？懶龍纔伸腰兒。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裏，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：李大姐生了彈！就掀開被，見他一身白肉。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。玉樓道：五姐休鬼混他！李大姐你快起來！俺們有樁事兒來對你說，如此這般，他爹昨日和大姐好了！咱每人五錢銀子；你便多出些兒，當初因為你起來；今日大雪裏，只當賞雪，咱安排一席酒兒，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，好不好？李瓶兒道：隨姐姐教我出多少，奴出便了。金蓮道：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！你秤出來；俺好往後邊，問李嬌兒，孫雪娥要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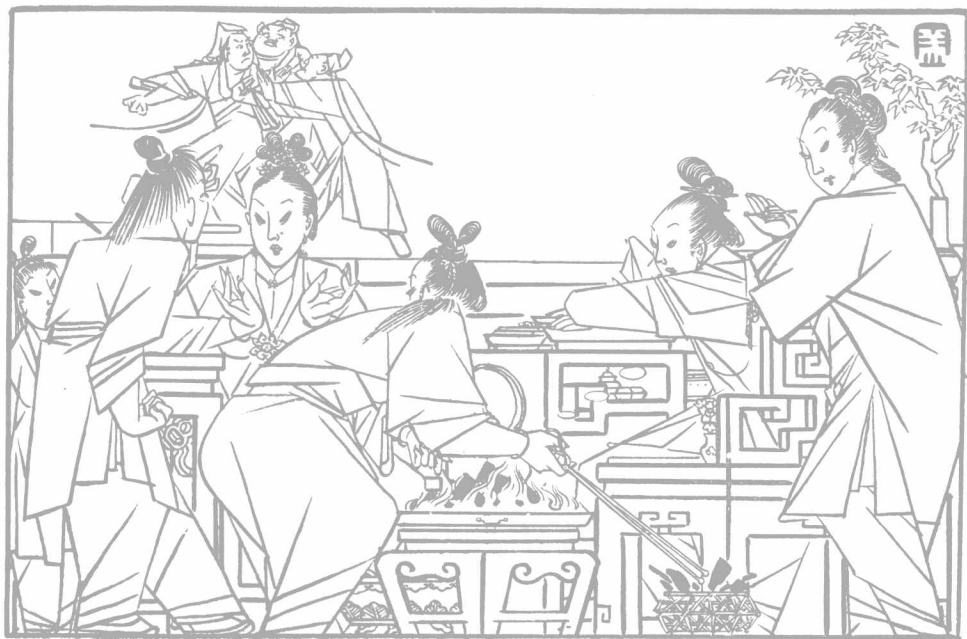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面穿衣纏腳，叫迎春：開箱子。



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；叫迎春：開箱子，拿出銀子。拿了一塊；金蓮上等子秤，重一兩二錢五分。玉樓叫金蓮：伴着李瓶兒梳頭；等我往後邊，問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。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。約一個時辰，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：我早知也不幹這個營生！大家的事，相白要他的！小淫婦說：我是沒時運的人，漢子再不進我屋裏來，我那討銀子？求了半日，只拿出這個銀簪子來。你秤秤重多少？金蓮取過等子來秤，只重三錢七分。因問？李嬌兒怎的？玉樓道：李嬌兒初時只說：沒有，雖是錢逐日打我手裏使，都是扣數的！使多少，交多少，那裏有富餘錢？我說：你當家還說沒錢，俺們那個是有的？六月日頭，沒打你前過也怎的？大家的事，你不出罷！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；他慌了，使丫頭叫我回去，纔拿出這銀子與我。沒來由，教我怎惹氣刺刺的！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，秤了秤，只四錢八分。因罵道：好個奸滑的淫婦！隨問怎的綁着鬼，也不與人家足數！好歹短幾分。玉樓道：只許他家拿黃桿等子秤人的；人問他要，只相打骨禿出來一般。不知教人罵了多少！一面連玉樓，金蓮，共湊了三兩一錢。

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！



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，金蓮先問：你昨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，爲甚麼着了惱來？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，散的早，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，他鴿子回說：不在家，往五姨媽做生日去了！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，看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，爹就惱了！不由分說，叫俺衆人，把淫婦家門窗戶壁，儘力打了一頓；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。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；爹使性騎馬回家，在路上發狠，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！金蓮道：賊淫婦！我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！如何今日也打了？又問玳安：你爹真個恁說來？玳安道：莫不小的敢哄娘？金蓮道：賊囚根子！他不揪不睬，也是你爹的表子！許你罵他？想着迎頭兒，我們使着你，只推，不得開，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！叫的桂姨那甜？如今他敗落下來，你主子惱了，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！看到我明日，對你爹，說不說？玳安道：耶嚨！五娘，這回日頭打西出來，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。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，小的敢罵他？金蓮道：許你爹罵他罷了！原來也許你罵他？玳安道：早知五娘麻犯小的，小的也不對娘說！玉樓便道：小囚兒！你別要說嘴！這裏三兩一錢銀子，你快和來興兒替我買東西去！如此這般，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飲酒，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罷！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！玳安道：娘使小的，小的敢落錢？於是拿了銀子，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。



今日衆娘置酒，請爹娘賞雪。



金瓶梅全圖·二百五十七

且說西門慶起來，正在上房梳洗，只見大雪裏，來興買了鷄鵝嘎飯，逕往廚房裏去了；玳安又提了一鑊金華酒進來。便問玉簫：小廝的東西是那裏的？玉簫回道：今日衆娘置酒，請爹娘賞雪。西門慶道：金華酒是那裏的？玳安道：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。西門慶道：阿呀！家裏現放着酒，又去買。吩咐玳安：拿鑰匙，前邊廂房裏有雙料茉莉酒，提兩鑊攪着這酒吃。

還不快下來，與姐姐遞個鍾兒，陪不是哩！



於是在後廳明間內，設錦帳圍屏；放下梅花暖簾；爐安獸炭；擺列酒筵。不一時，整理停當，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李瓶兒來到，請西門慶，月娘出來；當下李嬌兒把盞，孟玉樓執壺，潘金蓮捧茶，李瓶兒陪跪。頭一鍾先遞與西門慶；西門慶接酒在手，笑道：我兒多有起動，孝順我老人家，常禮兒罷！那潘金蓮嘴快，插口道：好老氣的孩兒！誰這裏替你磕頭哩？俺們磕着頭；你站着，羊角葱靠南牆，越發老辣！已定還不跪下哩，也折你的萬年草料！若不是大姐姐帶攜你，俺們今日與你磕頭？於是遞了西門慶，賴了鍾兒；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，請月娘轉上，遞與月娘。月娘道：你們也不和我說，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！玉樓笑道：沒甚麼，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，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！姐姐請坐，受俺們一禮兒！月娘不肯，亦平還下禮去。玉樓道：姐姐不坐，我們也不起來！相讓了半日，月娘纔受了半禮。金蓮戲道：對姐姐說過，今日姐姐有俺們面上，寬恕了他；下次再無禮，沖撞了姐姐，俺們也不管了！望西門慶說道：你裝憨打勢，還在上首坐；還不快下來，與姐姐遞個鍾兒，陪不是哩！西門慶只是笑，不動身。良久遞畢；月娘轉下來，令玉簫執壺，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；惟孫雪娥跪着接酒，其餘都平敘姊妹之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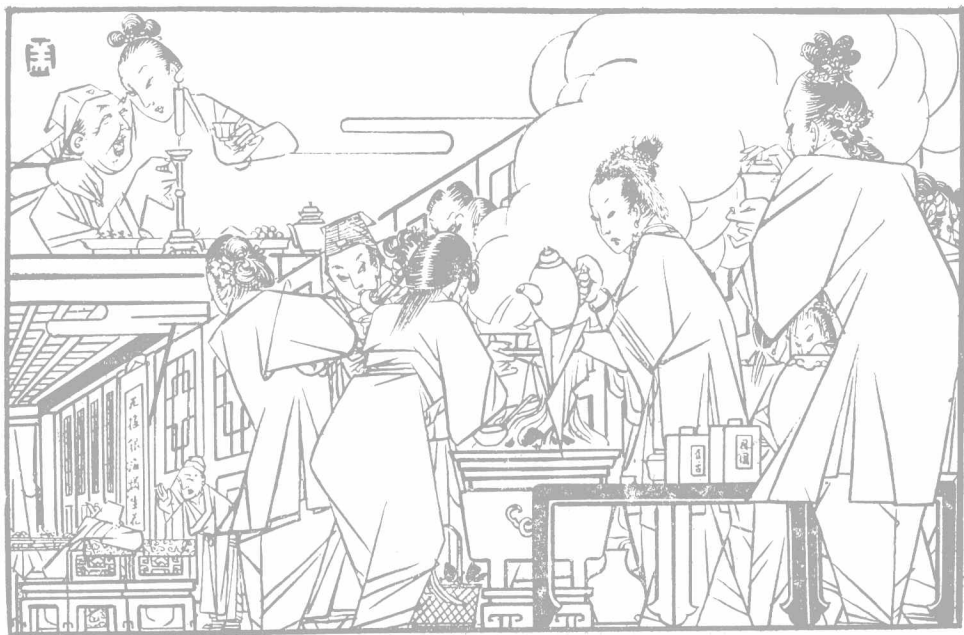
向席上都作了揖。

於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，其餘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李瓶兒，孫雪娥，并西門大姐，都兩邊打橫。金蓮便道：李大姐你也該體己與大姐遞杯酒兒！當初因為你的事起來；你做了老林，怎麼還恁木木的？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，要遞酒；被西門慶攔住說道：你休聽那小淫婦兒，他哄你！已是遞過一遍酒罷了，遞幾遍兒？那李瓶兒方不動了。當下春梅，迎春，玉簫，蘭香，一般兒四個家樂：琵琶，箏，弦子，月琴，一面彈唱起來。唱了一套：南石榴花——佳期重會。西門慶聽了，便問：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？玉簫道：五娘吩咐唱個。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：你這小淫婦，單管胡枝扯葉的！金蓮道：誰教他唱他來？沒的又來纏我！月娘道：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？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。不一時，敬濟來到，向席上都作了揖，就在大姐下邊坐了；月娘令小玉：安放了鐘箸。合家歡飲。

教小玉拿着茶罐，親自掃雪。



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，那雪如掃綿扯絮，亂舞梨花，下的大了，端的好雪！但見：「初如柳絮，漸似鵝毛；刷刷似數蟹行沙上，紛紛如亂瓊堆砌間；但行動衣沾六出，只頃刻拂滿蜂鬚；襯瑤台，似玉龍翻甲繞空飛，飄粉額，如白鶴羽毛連地落。正是：凍合玉樓寒起粟，光搖銀海燭生花。」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，大湖石上，甚厚；下席來，教小玉拿着茶罐，親自掃雪，烹江南鳳團雀舌茶，與衆人吃。正是：「白玉壺中翻碧浪，紫金杯內噴清香。」正吃茶中間，只見玳安進來說道：李銘來了，在傍邊伺候。西門慶道：教他進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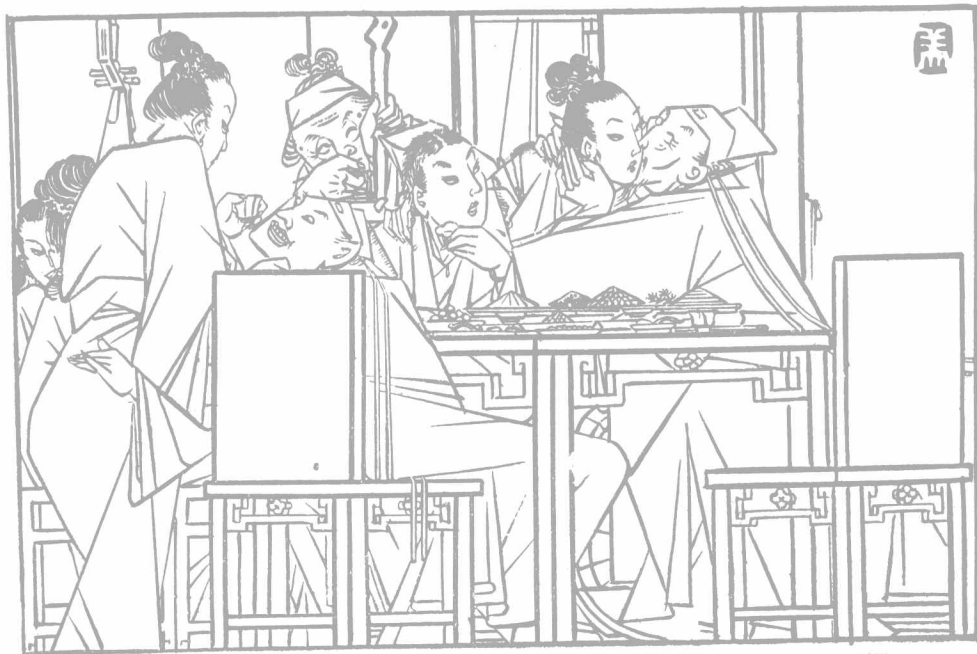
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，與衆人吃。

不一時，李銘進來，朝上向衆人磕下頭；又打了個軟腿兒；走在傍邊，把兩隻腳兒並立。西門慶問道：你往那裏去來？李銘道：小的沒往那去！北邊酒醋門劉公公那裏，教了些孩子，小的瞧了瞧，記掛着爹宅內姐兒們，還有幾段唱未合拍，來伺候。西門慶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樨茶，遞與他吃，說道：你吃了休去，且唱一套我聽。李銘道：小的知道。一面下邊吃了茶；上來，把箏弦調定，頓開喉音，並足朝上，唱了一套：各景絳都春——寒風布野。唱畢，西門慶令李銘近前，賞酒與他吃；教小玉拿壺滿斟，便在銀法瑯桃兒鍾內；那李銘跪在地下，滿飲三盃。西門慶又在桌上，拿了四碟菜，用盤子托着與李銘；那李銘走到下邊，三扒兩咽，吞到肚內，啄的盤兒，乾乾淨淨。用絹兒把嘴抹了，走到上邊，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。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，告訴一遍。李銘道：小的並不知道，一向也不過那邊去；想起來，不干桂姐事，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！爹也別要惱他，等小的見他，說他便了。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，妻妾俱各歡樂。先是陳敬濟，大姐，往前邊去了；落後酒闌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，打發出門，吩咐：你到那邊，休說今日在我這裏！李銘道：爹吩咐小的知道。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；關上大門，于是妻妾各自還房；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。有詩爲證：「赤繩緣分莫疑猜！展膠夫妻共此懷；魚水相逢從此始，兩情願保百年諧。」

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，撞到多咱纔來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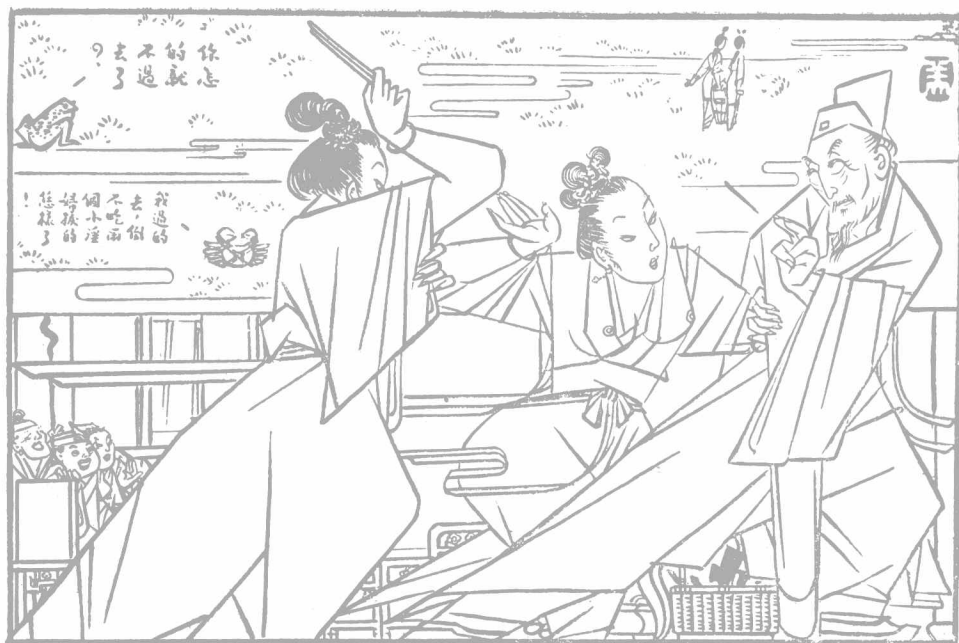
却說次日雪晴，應伯爵，謝希大，受了李家燒鵝瓶酒，恐怕西門慶得意，擺佈他家，敬來送請西門慶進裏邊陪禮。月娘早晨梳妝畢，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，只見玳安來說：應二爹和謝爹來了，在前廳上坐著哩！西門慶放下餅，就要往前走。月娘道：兩個勾引鬼，又不知來做甚麼？你一發吃了出去，教他外頭等著去，慌的恁沒命的一般，往外去怎的？大雪裏又不知勾了那去？西門慶道：你教小廝把餅拿了前邊，我和他兩個吃罷！說著，起身往外來。月娘分付：你和他吃了，別要信著！又勾引的往那去了？大雪裏家裏坐著罷！今日孟三姐晚上壽哩！西門慶道：我知道。於是與應謝二人，相見聲喏，說道：哥昨日著惱家來了……哥惱有理，但說起來，也不干桂姐事。這個丁二官，原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，也沒說要請桂姐，……拿了十兩銀子，在他家擺酒，請陳監生，纔送銀子來；不想你我到了他家，就慌了躲不及，把個轎子藏在後邊，被你看見了。實告不會和桂姐沾身。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咒，磕頭禮拜，央俺二人好歹請哥到那裏，把這委曲情由，也對哥表出，也把惱解了一半。西門慶道：我已是對房下賭誓，再也不去！又惱甚麼？你上覆他家，倒不消費心！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，委的不得去。慌的二人一齊跪下，說道：哥甚麼話不爭！你不去，既他央了俺兩個一場，顯的我們請哥不得；哥去到那裏，略坐坐兒就來也罷。當下二人死告活央，說的西門慶肯了。不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，須臾吃畢，令玳安取衣服去。月娘正和孟玉樓坐著，便問玳安：你爹要往那去？玳安道：小的不知，爹只教小的取衣服。月娘罵道：賊囚根子！你還瞞著我不說？今日你三娘上壽哩，你爹但來晚了，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！玳安道：娘打小的，管小的甚事？月娘道：不知怎的？聽見他這老子們來，恰似奔命的一般！吃著飯，丟下飯碗，丟下飯碗，往外不迭，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，撞到多咱纔來？家中呷酒，等候不題。



樓過脖子來，就親了個嘴。

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，又早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；叫了兩個妓女彈唱；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接迎；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；姐兒兩個遞酒；應伯爵謝希大在傍打諢耍笑，向桂姐道：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，請了你家漢子來！就用不着人兒，連酒兒也不替我遞一杯兒；只遞你家漢子！剛纔若他撇了不來，休說你哭瞎了你眼，唱門詞兒，到明日，諸人不要你；只我好說話兒，將就罷了！桂姐罵道：怪應花子汗邪了你，我不罵出來的！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。應伯爵道：你看賊小淫婦兒，念了經，打和尚，往後不省人了！他不來，慌的那腔兒；這回就翅膀毛兒乾了！你過來，且與我個嘴，溫溫寒着。於是不由分說，樓過脖子來，就親了個嘴。桂姐笑道：怪攪刀子的！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！伯爵道：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！這回就疼漢子？——看撒了爹身上酒——叫爹的那甜！我是後娘養的？怎的不叫我一聲兒？桂姐道：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。

桂姐兩個聽了，一齊趕着打。



伯爵道：你過來！我說個笑話兒你聽：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，賭跳過水溝兒去，便是大哥。田雞幾跳跳過去了；螃蟹方欲跳，撞着兩個女子來汲水，用草繩兒把他拴住，打了水帶回家去，臨行忘記了不將去；田雞見他不來，過來看他，說道：你怎的就不過去了？螃蟹說：我過的去，倒不吃兩個小淫婦捩的恁樣了。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趕着打；把西門慶笑的要不得。



是三娘五娘六娘，門首買瓜子哩。

且說家中吳月娘，一者置酒回席；二者又是玉樓上壽。……看看等到日落時分，不見西門慶來家，急的月娘要的不。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說道：「大姐姐，他這咱不來，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。」月娘道：「耐煩瞧他怎的？」金蓮又拉玉樓說：「咱三個打夥兒走走。」……金蓮、玉樓、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，瞧西門慶。玉樓問道：「今日他爹大雪裏那裏去了？」金蓮說：「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。」玉樓道：「打了一場，賭誓，再不去，如何又去？咱們賭甚麼？管情不在他家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做證見，你敢和我拍手麼？」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。前日打了淫婦家；昨日李銘那王八先來打探子兒；今日應二和姓謝的，大清早晨，勾使鬼勾了他去。我猜老虔婆和淫婦設謀定計，叫了去，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？還要回爐復帳！不知涎纏到多咱時候？有個去的成來不成。」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。玉樓道：「就不來，小廝他該來家回一聲兒。」正說着，只見買瓜子的過來，兩個在門首買瓜子兒磕。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，三個往後跑不迭。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裏走，你瞧是誰在大門首？玳安走了兩步，說道：「是三娘、五娘。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。」